

自己的大地

何文君散文选

何文君著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他的歌唱因质地的洁净而诗意盎然。
对于我们来讲，生活也许并不都具有诗意，
但心灵却会因为诗意的留存而趋真、善、美。

自己的大地

——何文君散文选

何文君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己的大地——何文君散文选/何文君著.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2005.6

ISBN 7-80726-049-1

I. 自...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361 号

ZIJI DE DADI

书 名 自己的大地——何文君散文选

作 者: 何文君

责任编辑: 魏宗泽 方 洁

封面设计: TUTU 美术工坊

内文设计: 四川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网 址□ <http://www.tdph.net>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20千

定 价□ 15.00元

书 号□ ISBN 7-80726-049-1/I·16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6666810 (市场营销部) 86715665 (总编室)



诗人·汉子·赤子

——《自己的大地》读后

张新泉

这个标题概括了我对本书作者何文君的三重印象。印象经由阅读而来，如同作者在字里行间缓缓现身，最后读到这样一册好书和结识了一个同样好的人，我对今年春天的评价比哪一年都高。

作者十八岁那年，也是一个春天，“曾经多次出没于罨画池。先前是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再后来又是一个人。十八岁是一个画梦的季节，何况有陆游这样一位大师作邻居和导师，我出没于罨画池森森的乔木之间，迟到的春天催开了湖畔美丽的花季。我在粉白的梨花和绯红的桃花之间漫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写诗”。

这段文字是何文君有写诗“前科”的自我交待，但即使他隐瞒了这一点，我们仍能从多篇多处文字中触到

流淌的诗意、诗思；在记人述物的缝隙间撞到几束诗人迷幻高蹈的眼神。一个起步时写过诗的作家，在转向其他文体写作后，起码在一段时间之间（有的是终身）常常会在意绪的呈现中露出早年的“胎迹”而不自觉。这种影响在何文君的散文中随处可见。他的文思与文字端庄、踏实，却常有玄想冥思尽动其间，让他在把呼吸紧贴大地的同时，能机智而魅力地抵达人、事的本质和深处。

“相念炊烟就是想念失散多年的旧时亲戚。”

“也许炊烟归去的方向其实就是神的方向。”

“真正的诗人必须歌颂炊烟，哪怕一生就那么一次。”

我钦佩何文君在怀念、状写炊烟时的超验感觉与赤子情怀，并为至今不曾认真歌颂过炊烟而惭愧。这缕炊烟是被何文君捉住并本质化了的，是乡情乡愁恒久的纪念碑。读罢这篇短文，我们真想在这炊烟几乎绝迹的年代里，拥住这篇文章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而当我们泪如泉涌时，诗就欣慰地笑了。

早年的诗歌写作经历和一直不曾远去的诗性审美还会让何文君在面对一些历史情节时旧态复萌、一意孤行。我在这本散文选中，惊异而又快慰地发现了一篇《古典爱情》——那完全就是一首纯正、出色的散文诗！作者说，他无端地喜欢着这样一些朝代：春秋，魏晋，大唐。而且令他“无数次悔恨生不逢时”……我却在语



辞华美、意酣情畅的文字中处处看到何文君的身影。他蝶入春秋，执菊魏晋，悬剑大唐，他优哉游哉，骑牛驱马，含泪长啸，乐而忘返——活脱脱一个身背笔记本电脑的古代骚人！这篇可圈可点可弹可唱的《古典爱情》展示了作者对接历史的能力，激活语辞的功底，也让诗歌的蒙太奇风流倜傥得两颊生辉。

作者十八岁自故乡的桤木河出发，自西藏，又转至川西北草原，最后通牒落脚成都，自始至终都对故土故人怀着深挚的眷恋，这份眷恋的质地十分沉实，让人动心动情。在何文君记忆的长廊里，无论故乡的一片麦地，一座石桥，一只风筝，一条小河，还是因年代久而旧如避讳画般低伏的村庄，都经由他绵密多汁的笔触呈现得可视可触；而居于这些事物中心的，也让我肃然起敬、伤感伤怀的，是作者对父母、恋人记述时的赤子情肠。这部分情思与文字是柔软而酸楚的，和盘画出了一个农家子弟的纯朴心象。

“再次把桤木河和母亲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再次把抵达当作种子深埋内心。”

“我，就是海子笔下的那块寂寞的石头。贫穷、满目沧桑的石头，坐满了整个天空的石头。”

“那年冬天，我决定离开红原，离开那个尽管有着五分之一的沼泽，却依然博大得可以容纳我容纳我的朋友和情敌的草原。”

一个赤子，一位诗人的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这位无论走到哪里，身体里流淌的，依然是一位农民儿子的带着阳光和粮食芬芳血液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对剑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的汉子。在《剑归何处》一章里，那位在夜行列车上枕着几册书和一柄剑入睡，心中生出男儿仗剑走在天涯的豪壮与凄清的何文君，额头上分明闪动着一枚鲜红的英雄结。制剑、仗剑、购剑、向一位中文系的女大学生赠剑，以及书和酒，以及最后想到“世界上竟然有一柄剑，根本就没有锋刃，却曾经有过势如破竹的昨日，每当夜晚它就发出迷惘的光芒”——其实，沉思时的兵器都是没有锋刃的，也永远处在一种禅万言书中，如同何文君的这些文字以及它携来的一份信息：向本质和深度的跋涉，对前世今生的叩问，都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生存就是一次过江/一次背向故园的远泳/这趋之若鹜的奔赴/是一瞬，也是一生”（张新泉：《过江之鲫》）

2005年4月5日 富顺金山



目 录

古典的阳光	(3)
风雨罨画池	(3)
桂湖的前世今生	(15)
盐：有滋味的历史	(21)
统万城的背影	(30)
古典爱情	(35)
剑归何处	(38)
历史深处锦官城	(42)
自己的大地	(47)
记忆深处那条河	(49)
让呼吸紧贴大地	(54)
在这个冬天抵达	(61)

炊烟	(67)
今夜，我不再关心人类	(70)
雪地上的情书	(79)
失眠的乡愁	(86)
站在桥上的人	(91)
故乡三月	(98)
岁月的尘埃	(103)
宿命的黄土高原	(112)
又是雨季	(119)
 飘飞的思绪	 (123)
渴望一场雪，将我淋漓打动	(125)
鹅	(134)
狗	(139)
中国粮食	(144)
家常菜	(150)
谈吃录	(153)
那些感动我们的母爱	(163)
怀念儿歌	(169)
送一枚受精卵去留学	(174)
千古钓鱼城	(177)
 跋：速写何文君	 (186)

古典的 阳光





风雨電画池

1

公元 1173 年，中国，南宋孝宗乾道九年。这一年春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人在细雨中骑着毛驴，踏过剑门蜀道的天险来到了四川，他的目的地是四川治下的蜀州，也就是今天的崇州市。这位外地人的身份是政府官员，但使他留名于青史的却是作为诗人。吟风弄月、感时伤遇，这些都是诗人的特质。风美物丽的崇州，显然给这位外地人留下了深刻且久远的印象。尽管真正在崇州生活的时间没超过一年，但多年以后，当这位外地人回忆起这里的生活时，犹自感叹道：“江湖四十余年梦，岂信人间有蜀州。”

这位外地人就是大诗人陆游。他毕生和四川有着密切而神秘的关联，他的壮怀岁月曾经寄托给了这方远离家乡的土地，因而他晚年竟将自己的作品题名为《剑南诗稿》，而剑南，不就是四川吗？

我想，一定是美丽的蜀州给了陆游一个巨大的惊喜，让这位平生志在沙场，志在收复失地的爱国诗人也感到一份温柔的轻抚，而崇州的罨画池，无疑就是这份温柔轻抚的最初触角。

打开《剑南诗稿》，两首题为《秋日怀东湖》的七律牵引着我的目光，这是陆游在崇州小住半年后前往嘉州（今乐山市）任职时的作品。刚刚结识的崇州，刚刚离开的罨画池，此时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进了诗人的怀念之中：

小阁东头罨画池，秋来常是忆幽期。
身如巢燕临归日，心似堂僧欲动时。
病思羁怀惟付酒，西风落日更催诗。
故名岁暮常多感，不独当年宋玉悲。

——《秋日怀东湖》之一

罨画池边小钓矶，垂竿几度到斜晖。
青萍叶动知鱼过，朱阁帘开看燕归。
岁晚官身空自闵，途穷世事巧相违。
边州客少巴歌陋，谁与愁城略解围。

——《秋日怀东湖》之二



2

考察过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后发现，湖已不仅是一汪碧水那么简单和明了，它往往还是思念的发源地和文人风花雪月的根据地。那一汪汪清澈的水面，那环湖浓荫匝地的高柳低树，留给我们的都是一些物化的幽古之情。而在中国所有的湖泊中，以西湖或东湖命名者肯定是最多的。比如西湖，有句话说天下西湖三十六，意指全中国以西湖命名者共三十六处；至于以东湖命名者，虽然未曾见诸统计，但成都境内即有两三处，放之全国，想必也不会少于三二十处吧？

陆游的目光曾经深深打量过的蜀州东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罨画池。清代嘉庆年间的《崇州志》上说：“东湖在州东南，旁有亭馆，州郡胜景处。”而父老口耳相传中的东湖夜月，则为崇州八景之一。鲁迅曾经讽刺过说，无论什么小地方，都要凑个八景十景之类的名目，实在是一种很迂腐的行为。鲁老夫子的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来说，有这样一些美好的景致安慰他们悲欣交集的人生，又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罨画池的水面今天已经比陆游时代大大地缩减了。文明越发达，自然就越退化，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真理。在陆游的时

代，名叫东湖的那汪水一定比现在更广更阔。现在行走湖边，触目的都是成阴的绿树，许多高大的古树盘根错节，笔直地直指蓝天，古树们身上无一例外地挂着管理部门为它们制作的标识，诸如：黄桷树，树龄三百年；诸如：香樟树，树龄二百年。我曾经想在其中发现一株有九百年历史的古树，如果能够找到它，我就可以确定：这株幸福的古树，它曾经幸福地站在陆游的目光里。然而，年代已经久远，岁月却没有留下它的痕迹。遍寻小园，最古老的一株树也只有五百年。它栽种在这片园林时，陆游已经离去四百年了。

3

与罨画池比邻的是陆游祠。虽然陆游在蜀州任职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后人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的祠堂。陆游顶着淡淡的忧伤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后，携妻将子首先到达成都，然后由成都抵达蜀州。蜀州任上，官事之余，他登西山，游桃源，宿兰若，探东湖，把异乡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又别具风采。窃以为，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有个传统，那就是当社会现实和本人理想、性格出现反差之时，不免寄情于山水，把现实的不如意统统交付于灵性的山和水，让它们荡去心中的尘埃。

然而，正当蜀州的风物让陆游渐渐了却客居他乡的愁绪时，一纸调令却把他从蜀州调到了嘉州，后来又调



到更远的荣州（今自贡市荣县），以至于他不快地发出了“何由有余俸，小筑此山中”和“眼见佳山水，不得结把茅”的埋怨。他官命在身，不得不赴嘉州和荣州，却迟迟不肯把家小从蜀州带到任上，为的就是能够再寻找一个返回这片土地的机会，为的是能够在罨画池的桃李春风中饮一杯薄酒，吟几句诗词。

罨画池畔坐落着飞檐托举的亭台楼阁，朝辉夕阴之中，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大面积的阳光，只有一些细小的光斑从树阴的缝隙里挤进来，重重地落到湖面上。湖水很静，这潭不曾流动过的死水，仿佛是一个见证了世道沧桑的老人，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4

在陆游的双脚迈进罨画池整整八百多年后，我第一次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曾经有过诗人欢声笑语的园林。

那是我的少年岁月。那时我是崇州城里的一个中学生，带着几分幼稚与孤傲，背着一只大大的帆布书包，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父亲的工作服，就那么有几分倔强地从围墙上翻进去，稳稳地落在了湖边的小路上。

那是我充满忧伤和向往的青春期。我已经熟读了不少陆游的诗词，知道这位先贤曾经在自己的家乡流连山水，为美丽的罨画池留下了众多美丽的诗篇。那时我也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诗人。

陆游一生和湖似乎有着不解的缘分。蜀州的东湖自不必说，众所周知的沈园，那座曾目睹了陆游和唐婉凄美爱情的沈园，园中也有一汪小小的湖。多年以后，当陆游已成为八十高龄的老翁时，在湖边，他又一次想起了年轻时曾有过的爱情和辛酸往事，写下了可谓绝唱的一首七绝：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十八岁的那个春天，我曾经多次出没于罨画池。先是一个人，后是两个人，再后来又是一个人。十八岁是一个画梦的季节，何况有陆游这样一位大师作邻居和导师。我出没于罨画池森森的乔木之间，迟到的春天催开了湖畔美丽的花季。我在粉白的梨花和绯红的桃花之间漫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写诗，企图用那些幼稚的文字抒写出青春的迷茫与冲动。后来，我初恋了，女友是我的同学，她和我一样喜欢陆游，喜欢文学。春天许多个有阳光的下午，我们行走在罨画池畔的小径上，苍劲的古树都发出了春天的新芽，像是亮晶晶的眼睛在好奇地探望。有时夜晚，一轮孤月在天，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和来自池里的蛙鸣响在了一起，如果不是远处灯火阑珊的街市，我会以为自己和心上人此刻置身的是在美丽而亲切的乡间。



陆游和唐婉凄美的爱情故事是我们曾经多次说过的话题，女友为此唏嘘不已，而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更使她泪珠莹莹：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
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
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和唐婉是表兄妹，现代人看来，表兄妹们成亲属不科学的近亲姻缘，但在我们的老祖宗眼里，这却是最美好的金玉良缘。然而，婚后生活和谐甜美的陆游和唐婉，竟然遭到了陆游之母的横加干涉。这位霸道的母亲，看不得儿子和唐婉相亲相爱的样子，她竟然嫉妒了——母爱是伟大的，却也是自私的。在陆母的干预之下，陆游和唐婉只度过了一小段幸福时光后，就不得不挥泪分手。几年后，陆游再娶，唐婉再嫁。一个美丽而寂寞的春天，他们在沈园邂逅了。唐婉命使女给陆游送上了一杯黄藤酒，万千往事如同桥下的春水一样荡漾在陆游心头。回到家后，陆游挥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钗头凤》。

更让人感怀的是，当唐婉读到这首绝妙好词之后，她也作了一首《钗头凤》回应。此后唐婉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就郁悒而终，她死在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她本可以再活上三十年四十年，直到成为一位儿孙满堂的慈